太平御覽

百九十一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91)
函號	別 1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平御覧巻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隷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隠晋書曰前荀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朗法大康二年得汲郡家中古文竹書荀自撰次注冩以為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

日比谷學問所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開文多所證明

書傳曰古文黄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月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亀文鳥跡之象採乎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文字者摠而為言包意以名是也分而為意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刑之屬則為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刑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衞覬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筆跡精紀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淳古文尚書以示古文淳淳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使善（史籀所作文 篆籀音斜）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為尺壁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竇遵善指篆比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書也

書斷秦李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者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帝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流離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一

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京篆為下古三古
謂之實草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羲献精窮於実者榴瘤史籀斯史
皇以和氏之辟琢而為巫令斯書其文令大山及秦皇寺碑並
其遺迹謂國之儒宝百世之式斯小篆入神大篆知妙
書断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変古
文式同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鄄鄭定六
書三曰篆書八体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
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

何地即籀篆蓋子孫之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増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
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勢曰体有篆妙巧入神或相亀文或化龍鱗紆体放尾
長翅短身延頸負翼势似凌雲

八分書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屡上表薦之邕所撰碑
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為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大祖史書信宮門牓題

書断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入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
至數百人八分書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經大小則方寸千言
甚務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壁以售之觀者雲集
酤酒多售

隷書

呉志曰張昭布善隷書
晋書云王羲之尤善隷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
若遊雲矯若驚龍深伯敦尊之所器重

晋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聰
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咸亦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爲隷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隷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欣年十二王
獻之爲呉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
寢書獻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也齊書王僧
虔善隷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
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徃外事車騎将軍臧質家得衞常散隷書法李

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徹以倒薤書
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求不與易也三國典畧曰周白
石縣男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魏興郡守文深字德本南陽人
也少學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書唯文深與冀携而已王褒尤善
書文深慚恨刑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改習褒書竟無所成轉
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
樓閣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察觀而美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
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羽毛耳

唐書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字真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
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圖籍所有虞
褚舊跡稷銳精摹倣筆能逼真當時無及之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
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
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篆家難成乃用隸書
為隸人佐書故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
為不篇所謂三蒼頡為上篇也皆時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大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難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証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爲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草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書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笵曄後漢書曰張超並書於草書妙絶時人

魏志曰劉廙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同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爲議之草書江右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字時人號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逆字伯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筋精得英（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將善草隸雖學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放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畧蕭子雲齊豫章王獻文之子有文學工草書與兄弟子显子昭齊名少子時又書善梁武帝稱之曰子敬之迹不及

迯火蕭時之書遂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冊徒盜發晉郗曇暮獲晉右軍將軍王
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没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
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其得右軍之法伯茂始興王也
唐書云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共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
傳寶之時有吳君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
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貞三輔決録曰趙
襲字元嗣為燉煌太守先是篤筆社崔子王以公草稱於前世
襲與羅揮亦能草頗自務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大僕朱賜書

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趙壹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乎上非文象所垂下非
河雒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
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
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杜非之龜龍所見也亂
齒以上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
獨就書云適逼遽故不及草章易本而速今反難而遲夫指多
以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絶世之才博學余暇遊手于斯後世
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日昃不暇食十

日一筆月数九墨頗袖如早脣齒常墨雖遽衆坐不遑談戲展
指畫地見[illegible][illegible]也切角出血猶不体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
顰者之增醜學者之失節
王右軍泊叙草書势曰昔晋時諸侯争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
正以篆隷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也其先出
自杜氏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者叔伯也二王子可為兄弟
簿學為庶息羊為僕隷自而叙之亦不失蒼公觀鳥跡之意聊
体其速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势驚竦峭絶之氣滔滔
閑雑之容卓劳調岩之志百體子形而逞其巧豈可一奇而論哉

書断曰好凖云作草為藁姚察曰草猶麄書為本曰藁蓋刱文
議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草
又曰晋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
之操之並工草書凝之妻謝蘊才藻亦善書甚為
君舅重焉献之尤善草書幼學於父次學於張爾後改變制度
別刱其法率而師心冝合天矩觀逸志莫之與京齊謝朓字玄
暉風華黼藻當時獨歩書甚有草殊流美亦猶薄暮川上則餘
暇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
宋滿思話上書學於羊欣得其草妙尚連盡望势不断絶雖無

奇峯壁立之秀可謂有功矣袁昂云羊真孔草蕭竹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白書題尚書壁曰圓竹方正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遺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坐右銘

唐書曰劉泊除散騎常侍泊性踈俊敢言大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常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争取於帝手泊登御座手得之皆之皆之奏曰泊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亂輦今見常侍登狀

馬周大宗嘗以神筆賜周公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為飛白書以次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次李玄敬曰資啓沃罄丹誠

大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将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随駕争泣留帝攀車惜别指血染鞭帝不迴因飛白題二十字召賜宮妓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别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月端午日大宗爲飛白書作鳶鳳虬龍
蛇筆字筆勢驚絶謂司徒司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
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枝庶動清風以
贈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雲飛
白變楷御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爲不滿名爲飛
白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説宗漢靈帝嘉平年
銘蔡邕作皇聖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
詔門下見後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悦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
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体有二刜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
蔡公設妙豈能諳此可謂勝寄宜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法書要録曰飛乍本是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
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
好之

章草書

晋書曰王羲之書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
庾亮而翼深難状日因與羲之曰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
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

神明頓還舊觀

書斷曰章草書漢黄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胡漢而有章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惜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觧散隷体麄書之漢俗簡随漸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又安善草章出帝誕峻險過也有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頽孤松氷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後漢徐幹字伯章善章草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張伯書藁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者平陵人也立歳能書甚為伯張之所稱

又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章草迹循逸少增減元帝真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剖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到質素之風俱不逮其師也然名為今古之獨步

又曰章不英章草書忽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謂變化至極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張芝善章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刱為今草天縦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縈廻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随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熱

神妙冠絶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或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鄉鴬鳳翔乎大皇之野常仲将謂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黄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亊業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曽孫章帝時為齊相善草章帝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絶其能又絶其跡翔其神妙其唯杜公乎常誕杜氏傑有骨力而字㾀微瘦崔氏法之書体其能結字工巧時不及張芝嘉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絶後獨歩無雙矣

行書

書断後漢頴川劉徳升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門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晋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多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尓後王羲之献之並造其極為

又曰劉徳升桓霊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一草翔亦豊妍風流宛約獨歩當時明昭鍾繇晋師其法而胡書體絶瘦亦各有徳升之美也

又曰晋王脩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㾀讃

與之王僧處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省之咄〻逼人

太平御覧巻第七百四十九

太平御覧巻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数　畫上

数

説文曰筭長六十計暦数者也從竹言常弄乃不誤也易曰

大衍之数五十（有大夫地之数凡五十有言之者舉成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

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造化而行鬼神也

周礼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六曰九数（鄭思農日九農方日粟米差分火廣商工均輸方呈数贏不是旁要今有重差夕桀旬股也）

漢書律歴志曰数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数事物慎性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筭幸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爲筭工得幸於上

又曰計商善爲筭著伍行論筭述二十六巻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歴故令蒼以列侯居

相府頗主郡國上計者
呉志曰顧譚毎省簿書未嘗不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
以此服之
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
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数升播播布也之席上立言其数驗
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畢謂曰倉卒之酒又無嘉
有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筯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
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必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射
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歡又有書簡上作十萬數着空倉中封

之令達筭之云但有召無實其箱徴若是遂實惜其術自闞澤
殷禮皆明儒善士屈節就李秘而不造也大史丞公孫滕師事
之累年賫酒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爲帝王師至仕
來三世不過大史郎誠不敬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
筭之法父子不相語初權行師征伐毎令達有所推歩皆如其
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
乎無闘引筭自按乃歎曰吾筭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見數
筭帷幕不出戸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
達效闘而哭泣達欲殯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上未也後

如期死權問達有書求之不得録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
遂絶焉
王隠晋書曰一行姓張公謹之孫也初來放資以窮大衍天臺
山圖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数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
僧於庭布筭声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也
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議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
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發尽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
却西流
西京雑記曰定安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真常以筭自尅其壽
七十三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壁以之至
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脱故
不告之今校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
有二囷米忘其石数子為吾筭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囷
七百四十九石升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升遂署囷門後出
來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可一升東囷無差元
理後歳復過廣漢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擊林曰遂不知鼠
之殊木下如剥而安矣廣漢為之取酒脯数斤元理復筭曰千

牛産二百犢万鷄将産百五鷄羊豕䳒鴨皆道其数菓蓏盧果切
肴蔌悉知其所乃曰如此貨業之廣何供廣漢懟曰有倉卒賓
無蒼卒主人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䐁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
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之盡日為歎其術傳南季傳項滔〻
傳子陸皆其分数而失其玄妙焉老子曰善計者王用籌策
君文子曰数十百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至億億無差矣山海
經曰帝令豎亥歩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千選選萬也
九千八百八十歩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万九千八
百天地東西二億三万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万里也

愽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従鮑子真學筭異宛曰晋
安有越王餘筭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黒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
筭子者有余弃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百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十補謂之選十
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
其数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数一為特侯奇隻二為再兩隅
三為三四為乘賈誼書曰数度之道以六為法数之始始於微
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

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如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
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曰寡人聞子大夫善數也 數筭
語林曰鄭玄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
筭嘗渾天合召玄令筭一傳便決衆咸駭服
謝察微筭經曰易稱大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衍
容成造歴昰筭其斷故也
一位筭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
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
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内一開道阡
陌以五尺為歩二百四十為畝
又曰案千乘之圖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為歩百歩為畝是故之
制也
發蒙篆經曰問云度之起起於何荅曰度之起起於忽是神
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
筭經曰量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也
黍為一累一累為一銖

[illegible]

釋名曰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禮曰畫繢之事五采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白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次第）凡畫繢之事後素（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功易以漬汚之也）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大夫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老幼群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即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两字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讌見御座前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七十二弟子之象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畵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臺以椒房故謂馬后
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官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
像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書畫像
百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爲吴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拜
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摽於水濱群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深重之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

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精之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何堵物中嘗悦一隣女挑之弗從乃
畫形其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之遂密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畫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
鴻難每寫人形妙絶於時嘗畫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
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畫殷仲
堪々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
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
桓玄所之始云未聞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化

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恠色
又曰王獻之桓常使畫扇筆悞落因畫作為烏駮特牛甚妙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
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晋書曰韓友之景字先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
意友與為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
齊書曰榮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當世為第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至侍中時宗測優遊秀之弥所欽慕
乃令六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又曰王亮字時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賢俊使工
畫其像亮亦豫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
時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到學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佳瑯琊
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臺乃始畫工先畫孝綽
後魏書曰劉子業廟中皆畫祖父形入祖　裕廟指像曰此渠
大英椎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惡次入駿
廟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大齇鼻即令畫工齇駿像

鼻也
北齊書曰廣陵三孝衍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為真焉又曰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畫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讚之時人稱為二絶

唐書曰張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為

高士圖

又曰辟稷善畫博彩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於是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

又曰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縱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善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猶善圖畫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真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大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大宗繫賞宗賜詔座者爲永召立本令寫之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而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深戒勿習此末伎又曰安延齡持思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及畫一鵰令群鳥噪之遂獻焉

唐李寶臣爲成得軍都度使寶臣爲朱滔使曰聞朱公貌如神得而知之願因繪事而觀可手滔乃圖其行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坑良吏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絶及卒列畫東觀

三齊畧記曰秦始皇求與海人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行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畫神形怒帝負約乃帝令速去始皇即馬前脚猶立後脚隨陷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續齊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摩淨可憐見人輒去帝顧玩終不可得待景山曰臣聞獺耆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自畫板作兩生鯔音淄魚懸岸於是群獺競赴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卿知畫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之人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接其事畫工有桂夌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人形杜楊望亦善化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王馳房長一丈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妙畫左右手為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真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為雲霧戲其側靈視之怱不知所在或云昇天

又曰秦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者名裂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歸方寸之内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為鳳鸞皆軒軒若行也韓子曰客有

爲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曰最易對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旦暮觀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也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治（宋人工畫吳人工治）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抱朴子曰衛協張黒有畫聖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御雜夷宣炫燿之乃雕飾城墻華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出入恐驟馬或憚之趍起

説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王王以錢百萬請妻敬君惶怖許聽

世説曰戴安道爲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説曰顧虎頭爲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點睛腿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上所畫古之死人也見死之面孰與視其言行古覽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所畫哉

世本曰史皇作畫 史皇黄帝臣也 謂畫物象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
自棹於戶葉公驚走失措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上見蠡曰開汝匣見汝形
蠡適出頭盤以足畫畫之
古今名畫録曰晋有史道碩畫田家十月畫為世所珎孫暢之
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楊喜五世将相形象於省
中又詔邕為讃仍令自書之邕畫書于時獨擅可謂備三
美矣

又曰劉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
圖熱者還覺凉
魏陳思王畫賛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得馬后美於
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象見娥皇女英帝
指之戯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尭
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為晋傅咸畫
象賦序曰先有畫卞和之象者以為臧文仲知柳下恵之賢
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有璒相去遠矣戯畫其象於卞子之旁
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宋炳山畫序曰竪畫三寸寔當千仞

之高横墨数尺實体百里之迥
晋王處之時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听因扇上有二䖍蟲作
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巻第七百五十

太平御覽巻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歴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敷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
同宫四時並運法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
龜字効靈圖呈寳自巣燧已来皆有此瑞迹暎乎瑶琮事傳乎
金册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黄帝氏得於温洛中
皇蒼頡狀焉
又曰夫畫北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逸

成可以盡非歳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
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裒蔡
邕張衡（已上四人後漢）曹旄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呉）諸
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晋宋為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
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以上八人晋）陸探微顧寶先袁倩顧景
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斉梁北斉後周為下古則
姚曇謝赫刘瑱毛惠遠（已上四人斉）元帝袁昻張僧繇江僧寶
（已上四人梁）楊子葉田僧亮刘殺鬼曹仲達（已上四人北斉）蔣少遊楊
乞徳（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之流是也（後周）隋及唐為近
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
（已上六人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遅乙僧王知慎閻立徳之流是

也已上六入唐

又曰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三史顧六張吳爲正経楊鄭董

展爲三史其餘畫迹爲百家吳雖近可謂正経

又曰謝若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経營位至六曰傳模移冩

自古畫人罕能廉知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似其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与俗人道也今人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以上古之畫跡而意澹而雅正顧陸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須全其体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攻書然則古之嬪擘纖而胷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変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又曰徧觀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人槁本心因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謂畫之道也

又曰漢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人首状貌悪有鬼悪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
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已獸潭又曰昔張之學
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変之以成今草字之躰勢一筆
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後首之字
往〻継其前行世之謂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
綿連不断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絶
妙名高宋代時無等論
又曰魏曹植言観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
主莫不悲惋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
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難不息見淫夫
妬婦莫不測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圖
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華陽國志云南夷其俗徴巫鬼好
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城府次
畫神龍及牛馬駞羊後畫部主吏乗馬幡盖遠行安卹又
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以賜夷甚重之又曰曹不興
呉興人也孫権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蝿状権疑

其真以手弾之時称吳人絶張敎吳録云人絶者孤城鄭嫗善相刘惇善星素者孤善侠風氣善趙達善筭嚴武善碁宋壽蓋上夢皇象善曺不興善畫赤烏中不興之清溪
見龍出水上寫獻孫喆送秘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歎其
妙因至清溪復見其龍宋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不
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月雺霈謝赫云不興之迹
代不復見秘閣内一龍頭而已観其風骨擅名不書在第
一品矣
又曰晋顧愷之字長康甞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
光輝月餘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
請朝賢鳴刹注銭其時士大夫莫不過十萬者既至長康
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衆請白
疏長康曰冝備一壁遂閉戸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
一軀工畢将欲點眸子乃為寺僧曰第一日見請施萬第
二日可吾萬第三日可任例則施及開戸先照一字施填
咽俄而得百萬銭愷之甞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
閣一定器耳若為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
之状可須神韻而後而若氣韻不周空陳形像筆力未道
空善賦彩謂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令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汚絹素豈曰繪書自古善畫者匪衣冠貴冑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能所為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士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字平圖扵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院遇孫畫扵行章障上坐卧對之人畫永業寺佛景臺皆称妙絶

又曰南齊謝赫姚冣云點刷精研意存切以寫貌人物不候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自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変改直眉曲鬢與世爭身別体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頻嚬至扵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故筆路纖弱不副雅致之懐然中興也後畫人馬貴在沈標下毛惠遠上

又曰南齊刘填字士温城人少聰惠多才藝攻書畫嬪嬙當代第一謝云用意綿密畫体簡細筆力困弱制置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鞦為夫真然玩之詳熟甚有姿態

又曰南齊毛惠遠滎陽武陽人也善畫馬時刘瑱善畫婦人並當代第一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銭六十五萬有言惠遠弟惠秀永明中待詔秘閣世祖将北伐命惠秀書漢武征北圖中書郎王融監掌其圖成帝極重之置瑯琊臺上每披覽焉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閤将軍嘗畫馬於壁夜聽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巻輙雲氣縈集也世祖重之便居禁中天子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人畫時王子善碁通神號為二絶

又曰北齊刘殺鬼与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闘雀於壁間帝見之為生佛之方覔常在禁中錫賴巨萬任梁州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曾畫聖僧武帝親為賛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称善又畫戟貢圖幷序蓋外國来献之事長子方知字實相尤能寫真坐上賓客随客點染即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

又曰梁蕭賁字文奐蘭陵人也多嗣學工書畫曾於扇畫山水咫尺之内見萬里可知姚最云雅性精密後来难比

含毫命素動筆以真季不為人自娯而已人間罕見其跡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抹陵幼有異操年十歳讀書葛
洪神仙傳便隠逸之志居第山號華陽隠居好著述明衆
藝武帝嘗欲徴用隠居画二牛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麗迤
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又曰梁武帝張僧繇
呉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書閣知画事武帝
崇餙侍寺多僧繇画之時諸王在外武王思之遣僧繇乗
傳冩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内有百堂僧繇
画盧舎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内如何画孔聖僧

繇曰後當頼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
先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画四龍不點眼睛即
恐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遂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
而龍騰乗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画天竺二胡
僧侯景乱散圻為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
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圻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
得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銭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
瘉刘長卿為記述其事張画有所靈感不可記
又曰北齊高孝珩世宗弟也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

司徒博涉多才藝曾於廳壁上畫蒼鷹覩者疑其真鳩雀
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絶妙
又曰隋陽契丹官至上儀同僧悰云六法備詠甚有骨氣
山東躰制允屬伊人在立本下契丹之迹非不雄壯董展則之精微冨李云
田楊聲侔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畫小
塔鄭國東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边四面是称三絶
楊以簟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
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
伏又唐張孝師為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侯幽點孝師僧
死復蘇且見冥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畫因效之為
此獄變
又曰唐王陁子善山水幽至峯巒極佳也上言山水者称
陁子頭道子脚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欣
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帝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遥
公為斯立為小事因小蜀道山水之躰自為一家其書迹
似薛少寶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
改名道玄因受内教博士非有召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

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以官至寧
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劔道玄覩旻舞畢揮毫益進
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劔氣渾脱張旭見之用為
之草書杜甫歌行術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
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第子也畫迹似吳生但才力有限頗
得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象精備經變佛像是其所長
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窮畫莊
嚴寺三門鋭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之見驚歎曰
此子筆力當時不及吾今乃類我精爽尽矣居一月稜伽
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尤善畫鷹鶻鷄雉尽其形態觜眼角爪毛
彩俱妙曽於禁中畫五龍亦称其善有降雲雨威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又早以藝於當代一
家五人並善丹青高宗甚重之書畫称一時之妙其畫山
水樹石筆妙格道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都神仙之事窅
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鞍馬忽有人詣門称鬼使請馬一疋韓

君化馬焚之他人曰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若此弟子孔
榮爲之上足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樹石山水初畢宏擅名於當代
一見驚歎異之璪唯用秃筆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授
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
又曰唐李漸善畫蕃馬騎射々鵰放牧川源之妙筆迹氣
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継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章昜之奏召天下畫功修丙庫圖畫因使士
人各推所長鋭意摸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
昜之
又曰唐朝吳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
法於張旭此又知畫書用筆同以張既號書顛吳宜爲畫
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断曰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中
天寶中忽思蜀中嘉稜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貌之及
廻地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遣於大同殿圖
嘉稜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
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素煩數月之昜吳道玄一

日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毎欲大雨即
生常持金剛経自當天宝中有庭光与之齊名潜畫吴生
真欲講習衆人之中吴生觀之亦見便驚告庭光云老夫
衰醜何用畵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壻子儀趙継常令韓幹冩真衆
皆称善後又請昉冩真二人皆有能名公常例二畫於座
未能定其優例因趙夫人歸省公（公子義也）問云此畫何人對
曰趙郎曰何者似雲雨畫摠似後善又問何以言之曰前
畫空得趙壯貌後廖移其神氣精性笑言之姿公問後畫

者何人周昉是日定其三畫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有山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
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
壯之使立本圖其鞍馬僕從皆冩其真無不驚伏其能太
宗幸玄都池聞鸂鶒召至本貌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
實迹輝映前古

又曰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進名馬異獸擅名時
称韋四足無不妙也曽見貌外國所献獅子酷似其真後
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観覽百獸見之皆懼又

玄宗射獵一箭中兩野猪詔玄武北門傳寫貌在人間乃
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石松山本出於人表初称士謁盧黄門懐慎
也舒之其厚知其丹青之妙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楊邈辞
去復苦畫文知其家在樂中供擬取其家中書示楊公感
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以言欲求一蹤以子孫一室之
意尚難之遂月余圖一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人莫能覩之
也
又曰唐宋宏會稽人也以能化真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

供奉每令寫真御容絶當妙時玄宗射猪鹿兎鷹等并按
舞畫真容皆受召寫貌又大清宮蕭宗真容匪唯龍鳳姿
日角天字之状而彼力道潤神彩英皃實天假其能也閻
令之後一人而以巳
又曰唐張萱景人也當畫貴公子鞍馬并幄宮苑子女等
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置亭臺竹樹花鳥僕隷皆極精研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
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松雑樹等性踈好野酒每圖障興
酣之後以墨潑之脚足手抹或佛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

竹為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畫成雲霞澹〻風雨蕭〻不見汚之路也

又曰唐李靈雀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強也酒以生思傲然自得王公之尊寒水之若山水竹樹一點一扶成於自然或即峯際雲孤或即道島嶼極海非常制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煙波子常釣魚洞庭初顏魯公在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畫為卷軸隨句賦象人魚鳥獸風雨雲月依字成形叶其妙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合異類其成體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礼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作棺於槨般若之簇多技巧也見若堂斂事而年上細請代之而斂嘗其技巧）将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

不得以以巳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昔於禮作機工非也以與巳字本同

又曰自巧之室則有興作

周禮曰國有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一處其亦也

知者創物謂使闇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

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謂也爍石以為刃

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凝聖也

天有時地有氣村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續漢書曰張衡性情徹有工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

圜径八尺銅形似傾尊其蓋窮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

御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在樽中周際無際

如一体言地動機發龍即吐丸蟾蜍張口受丸声乃振揚

司者覔知即省龍機其余七首不發則知地振所從起來

也合契若神覩之莫不服其奇麗自古所來未常有也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焉

亮有集法其也

晋書曰嵇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

環之毎下月居其下以鍛

晋紀曰宋王為圖慕容超張綱巧絶於人乃使綱大治攻
具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
晋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機巧改作渾天儀
又曰衡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
人扣其戸婦人開戸而出當戸再拜還入戸内閉戸又作
鼠市於中而四方丈餘四門ゝ中有一木人從四五鼠欲
出門木人輙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
及木奴令春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
沈約宋書曰石虎使解飛姚興令孤生造指南車宋武帝
平長安始得此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有南多不審正
廻曲平聚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甚有巧思嘗謂
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斉王為相命冲之造為其制甚精
不屈千廻未嘗移変北斉書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
羽儀百戯服制時有改易不循舊典時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融復中施機能飛數里
後趙録曰耶輔樂陵人也好學者才藝巧思機之妙於當
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営也
馬鈞別傳曰鈞子衡扶風人巧思絶世不自知其為巧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居貧舊綾機五十宗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乃易
以十二躡其異文共変因而作猶自然而成形陰陽之無
窮

葛洪神仙言曰葛由者葛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
入山遂云得仙未知指實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
行碓於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至
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輙磨一斛此車皆以朱彩為飾唯用
将軍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上方
人木猛変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
車廣長余丈安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
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
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輙揖禮佛又以手撮香
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亦觧飛所
造也

玄中記曰魯班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格城石室山東北
巖述異記曰奇肱氏善奇巧能為飛車能風遠行中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人丁緩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

以美華蓮藕之竒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大出房風其法度至綏更始爲之環轉四周而炉体常平可致之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鑪鏤爲竒禽恠獸諸靈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善連以七輪大皆径尺並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生風寒焉

又曰昭陽殿揚桶皆刻作龍蛇縈繞之状匠人丁護李菊所作也其工爲天下一

凉州記曰呂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爲主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竒巧王尓魯班之儔也故赦之凉風及大殿歳久傾敗躬運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子年拾遺記曰嬬（音須）支國泥離國入萬里其國婦人蓋織以五色絲衲內口中兩手引之則成文錦似列灯燭又曰始王起遊雲臺窮極四方之珎材捜天下巧工人皆能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献善盃之工名裂裔刻白玉爲兩虎削玉爲毛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献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
雙能於指間以彩織為龍鳳之錦宮中號為機絕孫傳常
難巴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寫江湖
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
宮中號為針絕又以膠續系髮作為輕幔宮中號為系絕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名巧思之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
地各有公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内為一
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國者中規方者中矩 範土曰陶黏陶化也埴也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曲鉤也繩直巧善能也謂匠人必機植必中治木直造勿不求曲直豈慕方鉤繩也員陶者匠人浪為藏否 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
矩鉤繩哉 土木之造勿求曲直豈慕方往稟之員鉤者匠人浪為藏否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又曰無為也而笑巧 巧者有為以傷神
又曰覆載天地刻雕衆行而不為巧 巧者為之妙而物皆自而敢無所真巧也
此之為天樂 忘樂而樂足矣

又曰以几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所要愈則其心十重敎愈也）

又曰郢人堊（堊白土）塲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斷之盡悪而鼻而復郢人立而不失客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臣質死之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為命所試然臣曰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以俱來五興若俱觀之曰日偃師謁見王〻曰若與偕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言皆人也巧夫領其顧則歌合律捧其手則無應節千變百化惟意所造王以為實人也與姬内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瞚（與瞬同）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便欲誅偃師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也自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畢具者會合復如初王誠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穆王曰人之巧則與造化同功乎詔二車載之少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之及也弟子東賈會滑厘間

以媢師之巧告於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焉又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之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特道化而不持智考 韓子云象為楮葉

又曰老成子学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考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聃之祖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変者謂之死窮數達変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考妙其

功深故難終難窮因形者其考顯其功浅故随起随滅知幻化之不易生死也如何学夫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不如匠為車轄也須臾逝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考不利於人謂之拙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宋大夫 悼傷也
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自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自從趨走也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七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夆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罷之乎志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天下以
不義之名而不得咫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剉無罪之辱銳精攻下以不義之宋故負天名猶且必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
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
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齐故曰雲梯攻城具商長上輿雲梯設施也〕墨子曰今公輸說攻宋之械墨子說守之
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人〔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正也〕

又曰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
業又曰工人下𦡀而上丹則可不丹而上𦡀則不可萬事
由此也又曰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巧存於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助力致也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上
珠文釆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
般佛能造此之諸大巧
又曰夫致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故不用劒〕
又曰大匠大不断

又曰夫物有以事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
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
而為器刳木而為舟爍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
尹子曰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
慎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有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
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曰明帝詔先生作之指
而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地可謂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
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異二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
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
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邢若輪平潛以
自入百官行署变水發焉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皷擊吹
簫木跳凡擲自出入自百官行署变巧百端此三異也先
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
五倍嘗試一車輸懸錕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馬先生之
巧雖古般輸墨翟王尔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為機器未成裴世子凝而難之先生口屈不

能對傳子為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於矩於言
巧者天下之微事
抱朴子曰善圍碁子甚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
聖之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協張墨是也
張聖衛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之巧過人骨勝
肉飛
傳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覺也其婦称之猶不自
知乃削木為小麥試衆之余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論衡曰傳称魯班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下也夫言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増之也猶世傳
言魯般巧亡其母矣言其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
機関備具載母上臺去而不還失其母馬
楊泉物里論曰夫蜘蛛之羅罔之作巢其工妙矣而况於
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乎心巧成於手迹非睿敏精
密孰能著勲形成周器用哉
晋讃曰陳勰以工巧見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